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武和平著

掩 盖

群众出版社



掩盖，是比罪恶更大的罪恶

武和平

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武和平 著

掩 盖



④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掩盖 / 武和平 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9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ISBN 978 - 7 - 5014 - 5269 - 9

I. ①掩… II. ①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7983 号

掩 盖

武和平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14.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69 - 9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www.qzebs.com

电子邮箱: exiaoxiaohong@hotmail.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7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和公安部建部 65 周年之际，为生动、形象地反映公安工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取得的成就，讴歌公安民警英勇无畏、忠诚奉献的感人事迹，讲好警察故事，塑造民警形象，凝聚警心，激励斗志，公安部宣传局特组织编辑出版“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全国公安文学创作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

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公安部宣传局经与全国公安文联、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认真研究，从全国公安系统遴选出十二位公安作家，并最终确定其中六位公安作家及其代表作收录于丛书中率先出版。这六位作家及其代表作是海岩与《玉观音》、武和平与《掩盖》、张策与《新闻发言人》、魏人与《爸爸

父亲爹》、刘广雄与《白领黑枪》、易卓奇与《迷失》。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全国公安作协主席海岩的代表作《玉观音》，是海岩小说中最具浪漫和理想色彩的一部作品。该书于2000年8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2007年荣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曾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和平的代表作《掩盖》于200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被《北京青年报》《文汇报》及新浪网、小说网等多家媒体连载，曾荣获公安部第九届金盾文学奖。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的代表作《新闻发言人》，生动深刻地剖析新闻发言人这一特殊职位，文笔清新，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学精品。原作曾分篇刊载于《啄木鸟》杂志，荣获公安部第十届金盾文学奖。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编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魏人的代表作《爸爸父亲爹》原载于《啄木鸟》2005年第6、7期，2007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时书名为《我的爸爸父亲爹》，2013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爸爸父亲爹》。

全国公安边防部队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广雄的代表作《白领黑枪》，系中国首部高科技犯罪小说。这部小说是刘广雄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啄木鸟》杂志于2001年第9、10、11、12期连载时，名为《双刃剑》；群众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时，书名改为《白领黑枪》。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易卓奇的代表作《迷失》，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长篇小说类一等奖。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的出版，生动地展现了公安文学创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是公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我们相信，它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公安文学创作走向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群众出版社
2014年8月

空谷没有足音（代序）

安波舜

作为小说，《掩盖》显然有些粗粝。但唯其粗粝，才显出宏大叙事的原始刚性和坚硬。一起发生在六年前的矿难事件引起了某市公安局副局长曲江河的注意。介入调查时他才发现，现实中黑白之间的阵线已然不再泾渭分明。出于各种利益需要，他的对手和朋友乃至上级都要求掩盖事实的真相。这使曲江河和战友们陷入了既危险又孤独的境地。小说写到这里，人物色彩丰富，细节准确，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充分显示出社会派侦探小说的魅力，让读者欲罢不能。当然，曲江河们最后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却笑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和代价，而是因为这部厚厚的小说通过惊心动魄的情节、全景式的俯瞰视野，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更加严肃的思考领域：掩盖，使我们彼此失去信任，整个社会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管理成本和道德的代价。小说主人公用有血有肉的忠诚，诠释着建构和谐社会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事实上，作为警探小说，《掩盖》的故事核心并不复杂，从技术上讲，案情也不属疑难之列。我们看到，由于现实利益的冲击、腐蚀与诱惑，也因为千年文化潜在的因素，鲁迅先生痛斥的“瞒”和“骗”成为上级与下级、群众与干部、妻子与丈夫、朋友与亲人相互信任的樊篱，造成人际关系疏离与冷化，谁也不敢相信谁，谁也拿不

准谁是谁的敌人、谁是谁的朋友。即便伸张正义，也要采取隐晦与曲折的手段，像曲江河和退休的老局长也要一个假装堕落，一个貌似赋闲，背地里以对共和国的绝对忠诚组织第二条战线，甚至是第三条战线对付黑恶势力和他们的保护伞。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却要互相提防，互相试探，用各种的方法来考验彼此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用各种关系来表达信任，用最原始可靠的母爱和对土地、家园的感情来舒缓痛苦和委屈。由于各种力量的较量，有意无意的伤害，本可避免的无谓牺牲，都使得我们本来明晰的视线变得模糊一片，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因而，当胜利的枪声响起，犯罪组织遭到惩罚，我们的心并不轻松。相反，一种更加悲怆的背景音乐却延伸出去，把我们的心放逐到遥远，让我们与历史、与文化、与大师们对话，与童年曾经的纯真泪眼相见。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的圆滑甚至狡黠，我们什么时候变得容易“妥协”和“圆通”，甚至为此创造出冠冕堂皇的说法？

人们说，康德是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守护神。康德认为，维护人类共同体公共价值的是法律，但它代替不了道德理想的信任和承诺。通俗地讲，只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和对国家、法律的承诺，才是凝聚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黏合剂。纵观世界各大文明谱系，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把建立信任的基础——诚实，作为文明修养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而把谎言和掩盖作为最不可饶恕的罪过。信任之所以重要，还在于支撑信任的最高价值标准是正义。而正义从来都不缺乏，只要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代表，只要赋予他信任，那么，社会就会有希望和光明。这正是一个党的先进性的体现。问题是，信任作为人类社群的道德黏合剂，像高原上的脆弱生态破坏容易恢复难。我们之所以笑不出来，就是因为《掩盖》的胜利结局之后留下的那片废墟。不知道我们的社会要投入多大的成本和代价，要付出多长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多少的英雄楷模如任长霞和牛玉儒们的鲜血和泪水去呼唤，才能将失去的信任重新恢复，才能让整个民族合奏出时代的最强音。更为重要的是，《掩盖》没有止于批判和揭露，不是针对某些人和阶层，而是对信任链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病理透视和切片，从而凸现亟待改造的国民性，摈弃矫饰浮华，重构廉耻荣辱，勇

于面对和承担。每个公民都是社会和谐的因子，唯有以民为本，方能本固邦宁。

由此，我们把由衷的尊敬献给《掩盖》的作者武和平先生。他从警三十多年，又在文学创作上孜孜不倦，以战士的激情和赤诚之心为我们平庸的文坛贡献了一部力作。我们将永远记住小说主题：掩盖，是比犯罪更大的罪恶。

第一章

1

曲江河绝没想到，他苦苦追查长达六年的惊天大案，竟是被一只鬈毛狮子狗给拽出来的。

事情还要从《沧海商报》记者夏中天为盛利娅在鹰头礁拍照说起。

金岛秋天的海滩，显得格外的寂寥空旷。一望无际的海平线与这座半岛的海岬交汇，勾勒出海湾优美的弧线。在这天与海的交接处，兀立着一艘巨大的轮船。大船背倚着高高的山崖。那山崖势如鲸鱼背，余脉逶迤，似鲸尾一样连接着沧海市的城区。

随着康赛斯相机快门的咔嚓声，身着白色短裙的盛利娅不断进入画面。她摆着各种优雅的姿势，身后的浪花翻卷着涌上岸边，将海滩淘洗得坦荡无痕。一只名贵的绿毛狮子狗正追逐着她白皙的脚踝，发出兴奋的吠叫声，又不时在银白色的沙砾上闻嗅着什么。

“中天，你可要好好拍。这可是《女友》杂志封面要用的。”

盛利娅是那种令人炫目的美貌女人。她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端庄

典雅中含着娇柔妩媚，一头浓密的栗色鬈发披散在圆润光滑的双肩上，深陷的眼窝中闪着大而明亮的黑眼睛。

夏中天没有说话，正弓背凝神捧着相机，对准盛利娅身后一块形状奇特的礁石，等待对方入镜。这块状如大鹰的礁石被当地渔民奉为神明，每年鲅鱼节都要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礁石通体黝黑，下有空洞，顶端的石块向两边分开，活像苍鹰的两只欲飞的翅膀。此时的盛利娅紧贴着礁石做了一个双臂上扬的动作，凝脂般的肌肤和黑色的礁石形成强烈反差，曲线玲珑，宛如一尊白玉雕塑。

“太美了！太完美了！简直差一点儿就成了波提切利的画作——《维纳斯诞生》！”

“为什么，我比她差得很远吗？”盛利娅瞪大眼睛，故作失落地问。

“不，只差一层布。”

“你啥时候也学得这么坏？我真得去袁伯伯那里告你图谋不轨。”盛利娅假装生气，抓起地上的一个海螺抛了过去。

“大美人，这都怪你。”夏中天慌忙护住镜头，“你要瞟谁一眼，他要不动心，准是有病。就连鄙人都直想犯错误，你说你危险不危险？”

女人总是爱听男人的恭维，哪怕恭维得放肆露骨。盛利娅了解夏中天，知道他是菜花蛇，动动口而已。平日里不近女色，年纪轻轻却抱定独身主义，谁给介绍对象就如同受辱似的恼羞成怒，唯独与盛利娅的关系例外。夏中天的父亲袁庭燎是沧海市的市委书记。当年盛利娅从东北老家来淘金，就是通过省里一位老领导找的他。她很快发现，书记的这位公子哥丝毫没有官宦子弟架子，整日不修边幅，在沧海市的各个角落搜寻奇闻轶事，热衷于上网爬格子，搞独家新闻，俨然《沧海商报》的头牌记者。

鹰头礁后，大船神秘地兀立着。由于它的缘故，原本喧闹的海滩现在成了无人区，远处还有武警在站岗。若非借光于巨轮集团副董事长，他是万难进入这方禁地的。

秋风从海上袭来，盛利娅突然打了个寒战。她蓦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裹紧了一件白色蕾丝的透明披肩。

“中天，说说看，我怎么才能安全呢？”

“嫁人呗。最好能找个警察。”

就在这时，鹰形礁石里边突然传来了绿毛犬的狂吠。盛利娅示意夏中天过去看看。夏中天对这个小畜生窝着火，觉得小混蛋搅了他和美人谈话的雅兴，便没好气地赶过去。但他奇怪地发现，那个宠物已经钻进礁石孔洞的缝隙中，一边呜咽，一边扒咬，像是发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夏中天把它拽出来，不料没走几步，它又像着了魔似的重新钻了回去。

心存疑惑的夏中天钻进了礁石的穹隆之中，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对它有这么大的诱惑力。这次他看清楚了，绿毛犬舔吃的是一小截树枝状的东西。他抬脚踢了一下，不料那尖尖的物件竟刺痛了他。他俯下身子仔细一看，竟吓了一跳。原来，那件突出物竟是人的一个大脚趾。由于海水的浸泡和小狗的舔食，已经露出了森森的白骨。他急忙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扒开沙砾，却被惊得心脏差一点儿停止跳动。原来裸露出的半截大脚趾下边是一个完整的混凝土块。这混凝土块又和礁石连成一体，浇铸得严丝合缝。显而易见，里边是一具死尸。

没有任何迟疑，夏中天立即拨通了一一〇。

几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而至。第一个跳下警车的是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曲江河，身后跟着短小精悍的金岛分局刑警队长卓越。

曲江河很快发现夏中天正忙不迭地打着闪光灯在拍照，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劈手夺过相机，三下五除二把存储卡抠出来扔给了卓越，又大喊道：“自由市场啊这是？谁放他们进来的？马上给我把人轰出现场！无关人员一律退出警戒线！”

盛利娅迅速打量了一眼对方。这人黝黑颀长，相貌平平，但眉宇间透着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威严。

夏中天赔着笑脸走到曲江河面前：“局长，我是报案人。就不能享受一次特别的恩准，允许作一下独家报道？”为了套近乎，他贴近了对方耳语道，“消息绝对可靠——听说你快要当一把手了。还是通融一下吧。”

“天王老子也不行。不要记吃不记打，马上给我退出去！有事警方

会找你。”曲江河一摆手，差点儿把夏中天手中的机器碰掉了。

夏中天的脸上挂不住了，因为盛利娅就在他的身后。“我是报案人，又是记者，凭什么没收我的底片？！”

“就凭你干扰执行公务。夏中天，我没工夫跟你啰唆。要报案，一边跟民警说去。”他扫了一眼夏中天旁边的盛利娅，口气更加凛然，“我可告诉你，马上和这位女士退出现场，别找不自在！”

“曲江河，少在我面前耍特权！别整天一脸旧社会，把别人都当贼看。没有公众支持，凭你这孤家寡人跟几个烂警察就能破案？鬼才相信！”

盛利娅朝夏中天摆摆手，一头栗发猛地向后一甩，不屑地撂出一句话：“中天，咱走！理他呢！像这种杀人案，他们有啥本事破得了？！”

盛利娅是一个很知道自己魅力所在的女人。她虽未正眼看过曲江河，但心里早明白，身后那个很是男人的目光正在打量她。果然，她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这位女士，请留步！”

盛利娅停下了，微微侧了一下脸，用眼角的余光斜视曲江河。“怎么，难道还要强迫报案人听你的训话吗？！”

“不，我只是对你刚才的那句话感兴趣。请问这位女士，你凭什么判断这一定是一起杀人案呢？”曲江河目光如炬，已经迅速捕捉到盛利娅眼神中的一丝慌乱。

不想对方很快冷冷一笑，反问道：“请问局长先生，谁家的人死了会把骨头浇铸在水泥里？说不是杀人案的人，也许真得有点儿本事。”

曲江河一时语塞。瞬间的交锋，这个女人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除了靓丽的美貌，她处事不惊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使他暗自称奇。

就在这时，夏中天又愤然插了进来。“曲江河，你别跟女人过不去。我正告你，我夏中天会奉陪到底，咱俩的新账旧账一块儿算。”

盛利娅一时不明白两人为何这样势不两立。只见一向文弱的夏中天胀红了脸，脖子上暴现出蚯蚓似的青筋，两只大眼圆睁突起，那头长发也在随之抖动，活像一头暴怒的雄狮。她刚要上前助阵，却发现曲江河早已扬长而去。

一个高个子女警察快步走来，向两人做了一个不失礼貌的引导手

势，朗声说道：“中天，请你和这位女士来一下。我们需要留存一下你们的报案记录，希望二位配合。”

女警有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端庄大方，皮肤微黑。贝雷式警帽下露出时尚的短发，挺拔合体的警服越发衬托出一种女性警察特有的飒爽英姿，使得眼光极为挑剔的盛利娅也不免顿生几分好感。她还注意到，女民警说话时扬起两道弯弯的秀眉，左眉弓处有一个明显的黑痣。

在临时搭起的警用帐篷里，女警察做完笔录，又十分熟练地用医用钳把鬈毛犬的口腔撬开，提取组织液。小狗的惨叫声使盛利娅蹙起了眉头，女警察似乎猜到了她的心思，做好记录后特意给小狗理了理毛发，连声夸赞：“真是只乖乖狗，还是稀有品种。真漂亮！”她把宠物狗递到盛利娅的手上，“我看你训练的美人鱼模特队的表演，全省一流。特别是服装的款式特前卫。我叫梅雪。下次再有专场演出，别忘了告诉我，好吗？”

曲江河通过梅雪很快得知，盛利娅现在是巨轮集团掌管时装、餐饮和首饰加工等的副董事长，和董事长孟船生关系非同寻常。

曲江河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那艘巨轮。那里正是金岛矿区通往市区干道的连接点。午后的阳光洒在沟峪纵横、丘壑起伏的金岛上，一座座金矿开采的井架和塔台对应着星罗棋布的金矿坑口，清晰可见。

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名不见经传的贫瘠渔岛，因海滩沙砾细白，被人称作“白沙岛”。自从岛上发现了金矿之后，天南海北的淘金者潮水般涌来，金岛一下子热闹红火起来，成为闻名遐迩的年产万两的产金区，遂正式被沧海市政府辟为金岛区。金岛从此也变得躁动不安，围绕着金矿开采的流血案件不断发生。凭曲江河的掌握，这些案子多多少少都与这艘大船有关。

鹰头礁的尸体连同混凝土块已被切割下来，准备带回局里作进一步分析处理。在凿切的过程中，曲江河意外地发现，混凝土中还夹杂着少许细碎木屑。略一思索，他要求海滩现场的民警以鹰头礁为圆心，划出两公里的半径，把那艘大船和通往市区的滨海大道全部列为搜索范围，重点排查建筑工地和打制渔船、家具的大小单位，以

发现疑点。

仇金虎被派往大船排查线索。他是个东北汉子，长得膀大腰圆，满脸青胡子茬儿，是那种走路一阵风、说话像敲钟的刑警。因在队里开玩笑时老爱用胡子扎人，被弟兄们起绰号为“胡子”。“胡子”原意为“土匪”，仇金虎说老子乃堂堂中国刑警，岂能归于匪类。但这绰号依然风靡全局，他自己也由默许变得声叫声应。仇金虎性如烈火，是个扎人的主儿，可在曲江河面前却翘不起茬儿。因为他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位比他年轻不少的局头儿。曲江河知道他的脾气，去大船前反复叮嘱：大船是市里保护的重点企业，去了要多个心眼儿，只摸情况少添乱。

常言道，冤家路窄。赶到大船的仇金虎还未上船，就吃了闭门羹。船上的保安称，“巨轮号”是政府重点工程，不经刘市长批准，拒绝接受任何检查。正在交涉中，从船舷处又下来一个警察，顶门杠似的横在门口。

仇金虎耐下性子打量对方，顿觉这人面熟，只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打过交道。他想套个近乎，好让那人通融，便问道：“老弟是哪个单位的，不认得我‘胡子’仇金虎吗？”

对方瞟了他一眼，毫无买账之意。“我就认这儿是市里挂牌的保护单位。没有市上的令，啥虎也不好使！”

“胡子”急了，大嚷：“你这小子八成是个‘二警察’吧。全局四千名弟兄谁不认识我仇金虎，除非你是个冒牌货！”

那人也较了真，噌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工作证。仇金虎扫了一眼照片和姓名，竟火燎似的心头一亮。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六年前大猇峪血案中被他追捕的重要犯罪嫌疑人邱社会！这家伙打死人后外逃；仇金虎奉命蹲坑守候。为抓他，仇金虎翻墙跌倒在粪池里，还闪了腰，贴了一冬天伤湿止痛膏！真没想到，如今马鳖成了精，当年的杀人者竟当上了警察，还他妈的是二级警督，居然和自己这出生入死的铁血警探平起平坐！

此时，他早把曲江河的叮嘱抛到九霄云外，上去一把拽住对方的衣领，怒目圆睁，活像一尊黑煞。“邱一社一会，我操你祖奶奶！你睁

大狗眼看看我是谁？苍天有眼哪，又让你撞到老子枪口上！”

邱社会的脸被勒得煞白，他已经认出了眼前这个暴怒的警察，显然软了下来，可还是没有松口。“没有刘市长的话，兄弟不敢放行。”

“好小子，你裤裆里有卵子就在这儿撑着。我今儿非抓你个倒攒四蹄不可！”“胡子”一回手，身后民警递过了手机，他立即拨通了曲江河。

曲江河接了电话，二话未说，驾起一台崭新的美国悍马飞快驶来。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它昂首天外，俯视海滩。船舷处万国旗随风猎猎飘扬，偶有汽笛声响起，真像是一艘蓄势待发的远航巨轮。可沧海市人都知道，它并不是一艘真正的舰船，而是一座庞大的固定建筑。在曲江河眼里，这是随时充满火险隐患的违章工程，因为它是用几万方楸木打造而成的。可连曲江河也不得不承认，木船的设计充满了大胆的奇思妙想：它的船体如同航母，且造型逼真，完全按中国传统的木工工艺参照宋代的《营造法式》要诀建造，整个船身竟没有使用一根钉子。大船造成之日，竟骗过了某大国的间谍卫星。外电惊呼，在中国东部海域出现了一艘不明用途的巨舰，怀疑是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这艘大船也因此风光无限，被市政府命名为“巨轮号”，确定为沧海市的标志性建筑，同时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船的实际功能据说是是为了迎接旁边滨海大道的通车剪彩仪式，届时将在这里举办盛大的激光水秀晚会。眼下，船内备有各种高消费的餐饮、娱乐项目。这艘船的主人，正是巨轮集团董事长孟船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曲江河从未光顾过这里。

一下车，他一眼就看到了邱社会：中等个头，前额宽而凸起，腮部咬肌发达。由于脖颈粗大，警服显得不合体，紧绷绷地箍在身上。衬衣的领口敞开着，帽子斜扣头顶，戴得不伦不类。刚才被仇金虎一阵折腾，他已经没了底气。

“你是哪个分局的？在这里干什么？”曲江河低沉着声调问，那双鹰隼似的眼睛却盯住对方胸前的警号。

“我是矿、矿山公安分局调、调来做保卫工作的。我认、认识你，前天还在、在在电视里看、看你讲话。”邱社会佯装结巴，心里却在打主意。

“我明白告诉你，附近出了案子。作为一个真正的警察，你应该明白你的职责。你敢阻拦办案，先关你的禁闭。明白不！”

“我明白，明白。我……我马上给领导打个电话。”邱社会完全蒙了，一时搭不上话。“胡子”一把把他扒拉在了一边。

就在曲江河一只脚踏上舷梯时，邱社会脸上的表情骤然发生了变化。只见一辆奥迪车悄然而至，有人开门下车，径直向这里走来。

“江河局长，”没等曲江河转过头来，那人已热情地用手触到他的肩头，“你这家伙真是请你不来，不喊自到哇。”

大凡干公安时间长了，操控面部肌肉的能力是一流的。曲江河回过头的时候，已经是一脸粲然，马上和来人紧握了一下手。

此人正是沧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刘玉堂。他面色红润，气宇轩昂，眉宇间洋溢着稍稍夸张的热情，合体的西服包裹着宽厚的肩头，紫红色的领带系得非常端正，有着那种中年人仕途得意的自信和帅气。紧随其后的是巨轮集团董事长孟船生。“江河，你难得到大船来。看样子是有任务？”刘玉堂像很随意地问。

“刘市长，我还没来得及汇报。海滩那边发现了一具可疑尸体。我们正在附近查访，顺便到大船了解一下情况。”

“哦？是不是在大船上发现了什么？”刘玉堂显得十分关注。

“只是例行调查。”曲江河据实以报。

“那就马上进行。”刘玉堂显然松弛下来，“大船不是禁地，也绝不能藏污纳垢，没有理由不让执法机关履行职责。”他拍拍曲江河的肩头，似有满腹的苦衷。“江河，这政府的活儿不是人干的。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咱哥俩也难得一见。今天晚上法国客商要到大船的凡尔赛宫用餐，司市长出席，你也别走了。”刘玉堂拽着曲江河就要上舷梯，并回头招呼身后的孟船生。

一直立在刘玉堂身后的孟船生立即上前，一脸谦恭地要和曲江河握手，可对方插在裤袋里的手动也没动。

“孟老板这里可真是戒备森严哪。”曲江河不无嘲讽地扫了一眼退到暗处的邱社会，转回头斜视着孟船生说，“你这儿啥时候也配上警察啦？”

“岂敢，岂敢？今天实在是有些误会。小弟我晚间会向您解释和赔罪。”孟船生一个劲儿地道歉，脸上透着真诚。

眼前的对手，曲江河再熟悉不过了。如果单单以貌取人，你就会觉得此人和街上叫卖海鲜的鱼贩子没有两样：身材消瘦，略微有些探腰，因为过度劳累，面容显得未老先衰，头发散乱，加之常年海风的吹拂，发梢显得灰黄，两只眼睛却炯然有光。曲江河还发现，他今天穿着有些特别，灰色风衣里边套着白色西装，连领带和皮鞋也是白色的。

刘玉堂看出孟船生的尴尬，便再次招呼曲江河上船。“江河啊，有事儿咱饭桌上说。今儿晚上船生做东，还有法国客商。你换上便衣，咱们一起上去看一下情况。孟董事长，你先上去招呼一下吧。”

曲江河看看自己穿的警服，又扫了一眼孟船生，已经完全明白了刘玉堂的用意，知道再说无益，便向对方敬了个礼：“市长说的有道理。我们还是先作一下外围的调查，就不再上去了。”他转身向仇金虎他们做了个收队手势，快步离开了大船。

“就这么便宜他了？”回来的路上，仇金虎瞪圆了大眼，对曲江河这番举动表示质疑。

“性急能吃热馒头？你抓人的证据呢？”曲江河手握方向盘，头也未回。

“这事儿用不着局长劳神。”身后探出了小个子卓越，一边用手拍了拍仇金虎肩膀，“杀鸡不用牛刀。‘胡子’哥你不用操心，在我金岛这一亩三分地上，还能飞了他不成？”

曲江河未置可否，抓起车载送话器，拨通了省公安厅督察总队电话。不一会儿，听筒里传来了督察总队长严鸽因疲惫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你终于来电话了。在哪儿？”

“啥也别说。有件急事，请你办一下。”曲江河开门见山。

“我这儿正处理一起案子。事儿特别重要吗？”严鸽认真起来。

“非常重要，涉及六年前沧海市的一起血案。一个犯罪嫌疑人成了警察，在局里查档案非常不方便，请你帮我到省厅警衔办公室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邱社会的人。还有，他是怎么调进公安机关的。”